

远古。

深海茫茫，无边无际。

然后，造物的伟力，使得峻岭突起，高坡显貌，盆地断陷。

然后出现了山峦、丘陵、峡谷、平原。

我听见天地在呐喊，而草木鱼兽迎着那呐喊的节拍，齐齐纵声吟唱。

这都是沿途的风景，我因此感觉到了无垠的涌入的灵光，于是，放任渐渐觉醒的神识自西向东，徜徉肆意，奔流，不断地奔流……

我睁开了双眼。



傅抱石画笔下的屈原。

—

他们说，我生活的地方，叫作“中国”。

黄帝征伐四方，尧“历象日月星辰”，舜“协时月正日，同律度量衡”，禹划定九州的中国。何尊铭文曰“余其宅兹中国，自之薛民”，《诗经·大雅》云“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”的中国。

大河、大江的中国。

而中国的文明，实亦孕育于我的浩浩荡荡的江水之中。

古蜀、良渚，乃我躯干首尾两处的辉煌缘起。盘龙城、吴城、三星堆，商王朝的遗风至今可见，青铜器的锈色记录了岁月的变迁。

至国家时代的开启，位居我中下游身段的楚人的世界、吴人越人的世界，又成为周王朝一统江山下的独特风景。楚地的巫师亦神亦史亦歌者，讲述着神秘瑰丽的故事。吴越的勇士和智者善于同河水和毒虫战斗，先后乘舟北上，胸怀争霸之心。

传说里，英雄和美人似乎总是相伴相随。浣纱的西子虽因病痛常蹙眉，却更增诱人爱怜的妍丽之态，或引精兵尽倒戈，倾国倾城。巫山的神女旦为朝云，暮为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阳台之下，先代的多情的君王，难怪为其颠倒。

楚人老聃曾感慨，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，后世也愿意将之视为是对我的水德的一种定调。而与楚襄王游云梦之台、望高唐之观的楚国士大夫宋玉，则用一篇流传千古的名赋，为我间接渲染了声势浩大、难以言喻的水的魅力：雨后新晴、百川汇集时，势头澎湃；临近草木繁盛，枝条拂动，便宛若音乐奏响；登山远望，怪石嶙峋，摄人心魄；在高唐观之侧，又见众鸟和鸣，术士仙人正聚会祈祷……

可惜的是，汹汹、淡淡、洋洋、湛湛、磕磕、溺溺、潼潼、碌碌、淫淫、霏霏的水波，并不能洗刷盘桓在诗人心头的阴影。我看到那个上下求索的三闾大夫，夙夜忧叹，哀民生之多艰。“济沅湘以南征兮，就重华而陈词”，因遭排挤诽谤，他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。汉北，即汉江之北，而汉江是我最大的支流。至于沅水和湘水，恰为云梦一脉，与我的干系同样千丝万缕。

郢都破，屈子陨。他选择以身殉国，自沉湘水的支流，汨罗江。《续齐谐记》说，屈子亡故的五月五日，楚人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，至东汉初，并带楝叶、五花丝作粽，以防蛟龙窃食。每逢端午，人们

还会悬挂或熏蒸蒲艾，佩戴香包虎符——“余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，畦留夷与揭车兮，杂杜衡与芳芷。”我知道，是屈子用奇逸诡谲的想象力编织了一方高洁华美的净土，所以，百姓使用香草的时候，不自禁地将节日的习俗依附在他的身上。

我很怀念屈子。《离骚》、《九章》里的高阳、清江，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三峡区域的地名。他笔下的雉、鹄、牛、马、蜂、蝉、芙蓉、薜荔、木兰、花椒；山鬼、招魂、祭歌、占卜……代表了瞿塘峡、巫峡、西陵峡最清艳迫人的光彩。从白帝城到南津关，峡谷之深切、搏击之壮烈、山水之磅礴与包罗万象的汉文化彼此成全，浓厚的生存意志、浪漫情怀、自由精神，终于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。

二

神话的纪元淡出。大一统的世代降临，继而裂变。

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。汉失其鹿，分三国鼎立。

曹魏、刘蜀、孙吴互不相让，谁才是笑到最后的赢家？

我静静等候。上游的四川盆地富甲天下且依险易守，“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”。蜀国据山川之险，峥嵘剑阁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至于江东的子弟，更坐拥我赐予的所谓“天堑”的优势，素来得享滋润眷顾，别具风流态度。

揽申、商之法术，该韩、白之奇策，已经有些等不及的曹孟德运筹演谋，欲鞭挞宇内。奈何，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的